

母与子

〔法〕罗曼·罗兰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母与子

罗曼·罗兰

(下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《母与子》

[法]罗曼·罗兰 著

苗国强 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5 印张 900,000 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-206-02329-0/I·114

定价(上下册):39.8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 阿娜特和希尔瑞

- 第一章 (2)
第二章 (54)

第二部 夏 季

- 第一章 (120)
第二章 (203)
第三章 (257)

第三部 母与子

- 第一章 (329)
第二章 (360)
第三章 (410)
第四章 (468)
第五章 (517)
尾 声 (551)

第四部 女信使

上 一个世界的死亡

- 第一章 七将攻泰勃 (568)
- 第二章 阿娜特在莽林中 (636)
- 第三章 罪恶之风 (700)

下 生育

- 第一章 搏斗 (785)
- 第二章 弗洛仑斯的五月 (876)
- 第三章 神圣的道路 (996)

第 四 部

女 信 使

上

一个世界的死亡

第一章

七将攻泰勃

他们不得不关上通阳台的落地窗。街上人潮象海潮，不断上涨。一阵阵狂风暴雨，扑向门窗。人声嘈杂，在沉默的间隙，可以听到看不见的庞大人群的纷杂脚步声。这头野兽喘一口气，接着就从它的腰部发出公牛般的咆哮。

希尔瑞沉不住气了。她的鼻孔在扇动。她要出去溜溜，把外甥也带走。她说在这样一个日子里，不能闷在房间里不动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反正必须去瞧瞧，尝尝味道。（希尔瑞不尝则已，一尝非尝到底不可。）可是麦克拒绝跟她出去，他和母亲一同度过整个下午。十一月天的黄昏来得早，在门窗关闭的房间里，已经开始昏暗。一小时又一小时，街上乱轰轰的声音在扩大。麦克坐在他的床边，在咬自己的手背。阿娜特想让她的手指和思想有点事干，她坐在离窗子最远的角落里，在灯光下做针线。但是，她发现儿子心神不宁，就扔开活计，走过去挨着麦克坐在床边。她拿起他的一只手。他没有把手抽回，可是固执地扭着头，把脸朝着墙，不肯转过来。她含着怜悯的微笑瞧他，亲他年轻的脖子，在耳边轻轻地对他说：“出去吧，孩子！……”他使劲地摇头，说：“不！”

黑夜来临。阿娜特准备了简单的晚餐。母子二人一边进餐一边闲聊一些不相干的事。麦克想起他得给人送个回信去，为了第二天要做的事。阿娜特听儿子的脚步声走下楼梯，并非一点也没有耽心之感。然而她想：“宁愿让他出去之后懊悔没有在家里安静待着，也不要让他关在家里而后悔没有出去……”她回到原来的位置上，坐在灯下，嘴角上挂着明智的微笑和一丝讽嘲的阴影。她想：“最难忍受的痛

苦，也许是想干一件事而又不去干。”

麦克离开大楼还没有走三步，就被旋风卷走。他本打算穿过马路到大街那边去，可是一刹那间他被推着、滚着，从一个浪头抛向另一个浪头，时而升高，时而下沉。他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冲到五十米远的地方，和他要去的方向正相反。麦克用肘弯、腰部和膝盖狂怒地挣扎，想把自己挣脱出来，但这不过使他滚到另一股新涌上来的浪潮中去，肚皮对肚皮，紧紧贴着，面向一群兴奋的妇女。她们由于害怕和欢乐而叫喊着，被人粗暴地推搡着，同时她们也发狂似地推搡别人。其中有一个女子，金黄头发，瘦个子，瞳仁都惊呆了，张大着嘴（人们可以看到她的舌根），臀部被一个男子两只大手托着，并且乱摸一阵。她扑向麦克的嘴，用溢着白沫的嘴唇狠狠地吻了麦克一下。小青年遍身热血燃烧起来了。他顺手抓住另外一个从身边经过的女人，把他的嘴唇在对方嘴唇上擦了一擦。他时而被人拥抱，时而拥抱别人，从这个女人怀中到另一个女人怀中。年轻的男性在追逐猎物，他发疯了，肆意蹂躏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。他心里想：“这就是和平。我的和平。我的一份战利品。”由于他比别人更有文化，他说的谎话也比别人大：“这是我向全世界亲的吻！……”

但是，如果别人不让他亲吻，事情可能闹得更糟糕。他碰到了另一只个头离大的公鸡，此人夺走了麦克正在接吻的女人。麦克本来并不是非要那个女人不可，可是让人一夺，他倒力争起来。对方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，打得他昏头转向，摔到人堆中去。人堆被他冲乱之后，那位在他的牙齿上留下拳头滋味的人不见了。他怒气冲冲地找那个人，但是找不到。

仇恨之火在他胸中燃烧。他要报复。否则他要气死了！在这时刻，偶然的遭遇给他提供了报复的机会，一种极卑鄙的报复。他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。

距离他几步的地方，一个姑娘在挣扎。一眼看去，他认出那是一个外省小资产阶级的姑娘。想必是她一出旅馆就迷了路，掉进了湍急

的人流，被波涛淹没了。她有一张圆圆的、天真而惊慌的面孔，她设法从一条岔路上逃避浪涛，但是浪涛在戏弄她。面对肮脏和胆大妄为的行动，她没有自卫能力。她的惊愕的眼光在求救。麦克象一只小鹞鹰，扑向这个姑娘。他在人群中冲开一条沟渠。沟水涌到这猎物身边，使这只小鹞鹰挣脱了包围。她向一条狭窄、黑暗而向上坡的岔路逃跑了。麦克飞奔着追上去，双手抱住姑娘的胯骨。他觉得她娇柔的身体在他的手底下微颤。他用四肢夹住她，拿他的肚子贴在她的背上起劲地摩擦。她膝盖弯曲，快要跌倒了。她胆小地把脖子缩在两肩之间，低着头，吓得半死。街旁有一点灯光。麦克看见她的纤细和白皙的颈项，他咬了她一口。那姑娘呻吟着，双手遮面。他把她痉挛的手指（有一个手指从破手套缝中钻了出来）从她脸上拉开，把她的脸转过来，抬起她的下巴，粗暴地吻了她的嘴。一霎时，他看见了她哀求的眼神。他心中好象被枪尖刺了一下。但是这一刺没有他贪婪的嘴唇动作快，他的嘴唇已经插入年轻姑娘的嘴唇中间，在嘴唇的隙缝中打下了他的烙印。他舌头感觉到鲜血的味道。在一刹那间，他的眼睛受到对方眼光的冲击。他吓了一跳，放开了他的猎获物。她跪在他面前，用两条手臂遮着脸，不会叫喊，不会动弹，也不敢动弹，受到激动情绪的抑制，只剩下遮住眼睛什么都不敢看的一点力量。街上空无一人。一排拐弯的房子挡住了邻近的大街。探照灯使它们光圈四周的夜色更显得漆黑。街上人潮汹涌，其声隆隆，对比之下，这个角落里的寂静更显得深沉。这儿，停留着猎犬和它的猎获物——两个孩子。麦克向倒卧在他脚边的人体慌张地瞧了一眼，没有想起把她扶起来，撒腿就跑……

很晚，很晚，他才回到自己家里黑洞洞的楼梯上。在六层楼上，他们的阴暗住处的楼道里，他看见母亲房间的门槛缝里透露出一线光亮。他没有开灯，摸黑上床，光着身子钻进冰冷的被窝。终于，在黑夜里，他重新找到自己的被糟蹋的灵魂，这灵魂掐住他的脖子，怒吼道：“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！”他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姑娘，跪在地上。他一下子掀开床单。想到自己象小偷似地逃掉，他心中如火烧一样难

受。他恨不得跑到他刚才把她抛弃的地点去。去干什么？去把她扶起来？……白痴！他一丝不挂地坐在床沿上。隔壁，他母亲也在床上翻来覆去……他沉住气，重新睡下。那姑娘的没有口涎的嘴巴似乎仍旧在他牙齿底下……他重新咀嚼她的嘴唇……他又产生了一个残酷的新冲动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带着我的印记！万一你再遇到我，我会把你认出来，你就不能够……”“她活着，她在判断我。”这个思想，这个生命，使他不能忍受。“如果可以让她死掉！”由于这种精神动荡，他不停地从自身跳到世界，不停地围绕着一件事物转。于是他明白了，为什么一个人用手指接触罪行之后，就会把整只手插进去，原来是为的不再看见这只手。稍后，他心中产生了一股怜悯的热流。“但愿她活着……但愿她幸福！……”他很想吻她圆圆的膝盖上的创伤……到达了这一步，他几乎回到将她一把抓住的粗暴冲动中去，重新开始狂奔乱闯的火热的历程。这一夜剩下的时间，他全部用于这样奔跑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：怜悯与残忍；恨自己或恨她；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或没有做的事感到内疚和遗憾。跑吧！跑吧！不要停步！跑到最后，一败涂地。失败是混乱中的唯一固定点。他打败了……面对偶然发生的打击，他无力抵抗。他丝毫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。一碰到海底卷来的大浪，他的意志立刻象水母一样融化了。现在他不知道一年以后生活使他变成什么样子。这个可耻的发现好象打了他一记耳光……不！不！宁愿犯罪！他站在床上，用两个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膛：我要，我要！我要什么？……做一个我愿意做的人！

从邻室中，母亲温柔的声音轻轻地说：“我的小野狼，快睡觉吧！”

他不回答。他忿怒：“她在偷听我！”爱的冲动……“她理解。”恼怒和感激，两个秤盘摇摆不定……不要恼怒，也不要感激！“我独自一人，我愿意永远如此……”

他把脑袋放在枕头上，不动了。在墙壁的两边，母亲和儿子分别躺在自己床上，在黑夜里睁着眼。阿娜特在想：“我不该说话。这是他的事。应当让他一个人去发泄。”

母子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思想，不言不语，通过电波交流，互相渗

透。渐渐地，两人之间终于建立了一种均衡。这两个里维尔家的灵魂！哪一个失败的早晨能够阻止他们奔腾的川流！

过了一个不眠之夜，那小青年站在浴盆的冷水中，打着寒战，穿上衣服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眼睛在搜索时代与世界的深渊，他曾经被扔入这个深渊。他的眼光又在回顾他的极度软弱和大路上等着他的灾祸与耻辱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走到底……”

“走到底，”是说不要在半路上倒下。倒下，对。但是先要走到底！灾祸、耻辱，那也罢了，但必须不惜代价！……通过去，呵，上帝！他伸了个懒腰，好象已经通过去了，可以预先休息一下。不再存在……只有在存在过之后，才谈得上不再存在。

他把衣服穿在洗澡时擦红的年轻的躯体上。于是，绷紧肌肉，咬紧牙关，这年轻的野狼又去对生活进行狩猎了。

在别的时期，这种打猎倒是了不起的冒险行动！虽然有自然的种种陷阱，以及社会为了毒害青年而准备的一切，虽然有这一切，（在中学或军营里），二十岁却是美好的喧闹的年龄。

然而一九一八年的二十岁青年们可是不合乎正常生活的尺寸。他们既可以算十四岁的人，也可以算八十岁的人。他们是用各种年龄的碎布片拼凑而成的。这些破布穿在他们身上显然太臃肿，同时又显得单薄，稍一活动，衣服就裂缝。透过破洞，人们可以窥见光赤的皮肉和情欲……

比他们长一辈的人，当年种植他们的人，不认识自己所下的种籽了。丧失父亲的青年们把老一辈的人看成外国人一样，瞧不起老一辈的人，几乎仇恨他们。他们什么也瞧不见。唯一不短缺的东西是手臂。对二十岁人的手臂来说，作为他们的全部命运，为了他们稍纵即逝的受威胁的“青春”，而把自己断送于没有人领导的、极其艰苦的土方工程，这是非常严酷的。一切摇摇欲坠，什么都不稳定，生活没有前途。明天，也许深渊重新张开大嘴。战争，内战外战，各种战争……人们只

掌握今天。如果不抓住今天，人们就完蛋了。可是这个今天，到什么地方去抓它？你会被它弹射到外边；或者被吸进去，一直沉到底。

可是人们恼怒了。人们不愿意被抛在外边，也不愿意被吸在里边。如果这个人 是麦克，而且只有二十岁（麦克还不到二十岁，勉强说十九岁），他会抱住“今天”的肚子，往里边钻……我占有你，然后死掉，象某些雄性的昆虫一样。

在这痉挛、狂热的手中，有多少疲乏厌倦之感！对于一个小青年的双肩，是多么可怕的重担！呵，多么过分的任务！

只有一个有限的生命，一条唯一的道路，只要满足单一的需要，这样的人是幸福的！但是麦克有四五种亟待满足的需要，使他牵肠挂肚。他必须认识，必须获取，必须享受，必须行动，必须生存。

最迫切的需要是享受还是认识？……首先要认识！这小里维尔不能忍受这种思想；在他看见和知道之前，就离开生命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觉得，比一切人们所能设想的地狱更恶劣，他将彷徨度过整个绝望之夜，以及他所余剩的“永恒”。

怎样知道？关于什么？对此他完全无知。首先，从何处入手？一切都重新成了问题。一切问题一齐向你进攻。在战争的年月里，教育方面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漏洞。这些漏洞是永远无法弥补的。人的精神在别处游荡。身体也如此。麦克在街上的时候比在学校课堂里的时间多得多。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年轻的皮囊只不过是用的空谈来鼓胀自己。人类智慧的十分之九不愿意停留在空虚状态中。空虚使人着慌。的确是如此，人的本性厌恶空虚。人不能忍受“我一无所知……”

必须有所知，否则不如死。

可是，首先第一，必须填饱肚子。如果他不去寻求面包，面包是不会自己跑到这位麦克·里维尔的嘴里来的。除非他从母亲嘴边抢过来。而他骄傲地说过：“够了！今后我要吃自己挣来的面包。”

这天早上，他有两个明确的任务。充满他脑袋的浓雾中，有两盏

信号灯在发亮。其一是给威尔逊代表团中一个住在莫埃武区的赭红头发、淡红眼睛的美国人上法语会话课；其二是给住巴黎大学附近的一个黄皮肤的里约人，修改用巴西化的法语写的一首神经错乱的诗稿。麦克把那人的法语狠狠地洗刷了一番。第一个人的住处锁着门。一个邻人告诉麦克，穿花旗衬衫的人还没有回来。那邻人问明了麦克找美国人有什么事之后，用挖苦的语气告诉麦克不必再操心了，他的学生正在用更直接的方法学习法语。麦克怒气冲冲地去找他的第二个主顾。在上楼时，看门的太太叫住了他，说那个皮肤蜡黄的人刚刚死于西班牙型的流行感冒。他没有留下联系的地址。麦克成了死者的诗稿的继承人。

可是使麦克生气的是：死者让他干了一件令人生厌的工作之后，一个钱也不给就溜之大吉。

他皱着眉头，怒气冲冲，象天上黑云一样阴暗。这时，一个少女的明亮的眼光从侧面射来，一个黑头发，皮肤浅黄的姑娘的灰褐色眼睛。他认出那是他的同班同学。这双眼睛含着嘲的微笑，使他紧张的神经一下放松了。她已经走过去了。她的细长的腿，迈着从容不迫的轻捷的步子，走向巴黎大学。他略一踌躇，就跟她走了。在那时期，巴黎大学的图书馆成为几个男女青年的聚会地点。他们到那儿去交流心中七上八下的问题。麦克在楼梯上追上了昂丽埃特·吕须。那姑娘调皮的眼睛仔细打量他，然后说道：“眼睛深陷，气色灰暗，面容阴沉，说明昨夜过了一个狂欢的节庆！……”

“你倒不象被节日搅扰了。你的面色，说明你休息得很好。”

“对。我睡得很好，谢谢你。”

“你没有想把你的尖鼻子伸到外边去？”

“从我的窗口我瞧了个够：一群野兽的狂舞。”

“我是野兽中之一只。”

“这还用得着说！”

“谢谢！”他有点生气了。

她笑了：

“你以为我不相信?”

“愈说愈高明了!”

他们站在图书馆的门口。她用玻璃门当镜子，照了照自己的鬓发，用手指轻轻按了两下，同时说：“多一头野兽或少一头野兽，不必在意。”

她走进阅览室。

麦克看见他的几个朋友在那儿。

“朋友”这个称呼说得过分了一点，在男青年之间，各人自顾不暇，友谊是不很热烈的。作为个别的人，这个年轻的里维尔和同辈青年合不到一起。由于他性格孤僻，沉默寡言，噤着嘴瞧不起人，老用严峻的态度评判别人，以及在学校的考试中有明显的优越地位，大家都不太喜欢他。但是，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，由于同样的理由，麦克在同伙中享有一定的威信。

时至今日，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找一个可爱的人，男性或女性。（那时，爱和恨一样，是廉价品！）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洞察力的，能令人信服的人。他们是四、五个小青年。他们之间除了下列的发现之外，没有共同点。那发现就是：战争是万恶的骗局，每人都挨过这骗局的耳光。上过这个当的愤怒和耻辱感，报复的要求，尤其需要防备未来的骗局，这一切，使他们毅然决然地结合起来，和他们队伍中其他的人都不相为谋。他们必须停止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反感，为了使他们的力量和弱点都结合在一起。他们并不是朋友，而是同盟者。他们在一起摸索，每人都在不露声色地等待对方说一句话，从而找到自己探索的途径。

他们所知道的谁也不比谁多。五个人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，因此每人都带来一点其余几个人所没有的经验之光，以及来自各人不同性格方面的不同的办法。

拉道夫·萨利埃，小个子，胖敦敦的，性格安静，是一个外省的小资产者，出身于贝里地区古老的文官家庭，家里拥有向阳的肥沃土地。他富于文化修养，而且是出身于有修养的种族，就象他们家精心

种植的葡萄园和庄稼一样茂盛。他是五个人之中最诚实的一个（按照陈旧的古典派的含义）。他的智慧是绝对法国式的。他非常细心，又很雄辩。他浑身都是习惯动作。他一走起路来，就有一大串的习惯动作碰撞他的两条腿。可是他仍然在走，叉开腿，走得不快，步履稳健。别人讥笑他，把他比作布尔日城的城徽：“一头毛驴坐在安乐椅上。”

费南·维隆一高卡，以他的高大身躯、大嗓门，和他的不屑理会的神气将萨利埃压倒。他个子高，身体厚实多肉，胸部尚挺，两只大脚每走一步，地板都为之震动；他洪钟般的嗓子一发出声音，门窗上的玻璃都微微发颤。他有一副当时常见的那种宽大的脸庞，满脸横肉。这种脸相是战争中的产物。

好象他们喝的不是奶，而是战争中的鲜血。还是高克兰在大喊大叫扮演“指挥者”的脸。他是一个发了战争财的工业家的儿子。他公然承认，毫不讳言，正如他自己说的：“不遗余力”。（他着重地说：在一个“偷儿”家中，千万别说“偷”这个字！）

他对他父亲及其一伙公然表示强烈的鄙视，但这并不排斥他作为人子的感情，尤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遗产继承权。“对那些白痴，这是活该。对我来说，嗨，这叫做求之不得！假如他们有我的胆量，可能他们已经炸毁了整个社会。他们也许会这样干。我要帮他们干。可是眼前，我要吃。我不会客气的，不会让别人吃的，如果他不象我这样，对于吃有这么大的兴趣！我们才不管什么叫权利，我们见得多了！我们唯一的光荣，在于不说假话！如果我是个混蛋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会直言不讳。

拉道夫听了这些话，气得几乎窒息。这样使他失去常态的话题是少有的。狄蒙·布沙气得直咽口水，同时双眼鼓起，凸出在眼睑之外。他发言是很吃力的。他在寻找字句。可是，当他用弹射器把字句弹射出来时，全是很生硬，很有分量的。他的话说得颇有点味道，所以使人不觉得荒唐粗野。他和维隆好象是死对头，可是人们却瞧见这两个人老是在一起。他们两人身材相仿，是一对打架的好对手。布沙是田庄人家的儿子，中学校的公费生，学习勤奋。埋头苦干。他的骨架象神

话中的独眼巨人一样，而他的思想则由勤奋地学习和累积起来的论点堆砌而成。他的内心和外表都是厚实、笨拙而且粗糙的。他必须永远永远地受骗上当。然而欺骗他的人也并不上算，因为他一朝明白他上当了之后，决不饶恕欺骗他的人。不能平息的深仇大恨，一个接一个地在他口袋里积累着。在他拼命走向另外一个真理的过程中，他永远携带着这个口袋。

圣吕斯(名叫若望—卡西弥)不愿意用这样的包袱给自己添麻烦，更不用说拿此作为目的。他的华丽的姓氏是他装饰自己的唯一“障碍物”，他决定一有机会就抛弃这个姓。这是他的波兰父亲慷慨地赏给他的。父亲在一个法国女电影明星的肚子里撒下了这粒种籽以后，也只有慷慨过这一次，赏给他这个姓氏。他母亲名叫约瑟芬·普勒弥埃，是生长在安德列斯岛的法国侨民，他继承了母亲的纤瘦骨架、一双媚眼和面颊上的笑靥。他性格象水银似地流动不定，敏锐，热烈。他不需要借口而整天游荡，任何道德或理性的成规，都不能控制他。他不浪费时间与人争执。别人争执，他袖手旁观。别人打得精采，他看得哈哈大笑。他是天生的旁观者，无论什么样的演出从不使他厌倦，不管路多远也要跑去看热闹。维隆用蔑视的口气，叫他圣布斯。这位布克满可以回敬他一句挖苦话，甚至以十还一，可是他的机敏的判断认为，那畜牲象现在的样子已经够火候了，披着他的一身蠢猪皮可以上烤箱了，不需要别的装饰。

他们就是这样聚集在一起，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幻想，每人对自己的幻想也不多，这甚至是使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最主要因素。他们用同样的讽刺和友好的精神接待麦克。这个阿戈尔小鼓手，面色苍白、不安，嘴老是在寻找什么，活象挨饿的小狗。麦克这种外貌下面有些什么思想活动，有什么个人的忧虑，他们并不关心，也许根本不感兴趣。各人有自己操心的事，都秘不告人。对于每一个单独的人，麦克使他们发窘，如果有什么可以使这些人发窘的话。麦克即使在咄咄逼人的讽刺中，也是严肃对待一切的。他们管这叫作“写明日期”。(过早还是过晚，不关紧要！钟表并不是准时的。)然而为他们的共同

事业，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，对当前世界大刀阔斧地砍伐，麦克锐利的目光，以及他嘴角上严峻的，不容他人反驳他的话的一条褶皱，都表明他属于他们所欣赏的同盟部队。麦克是他们的人。

在他们周围还有些微不足道的人。几个诚实的小伙子，愿意活动活动思想，可是自己不会动脑筋，所以去听别人讲，还想设法插一句嘴。可是上述五人很少降低身份，来回答微不足道的插言者。五个人谈他们自己的话。别的人另外形成一个圈子，他们只配转述、宣扬五人的意志而已。

在阅览室的另一端，又有一群和他们人数差不多的青年集合在那里。他们是“法兰西行动”派的人。这两帮人装着谁也没有瞧见谁。他们在互相极度鄙视的态度上，再撒一把仇恨的胡椒粉！由于双方都大声讲话，声音太响了，生气的图书馆管理员几次警告，谁也不听。随时有挑衅性的言词使炉子上沸腾的开水外溢。这正是他们的目标。必要时，转递消息的人员决不会失职，他们会把一个阵营中刚刚出笼的挑衅言词趁热送到对面的阵营中去。幸好年轻人的快活心情即使在帮派成员心中，也没有泯灭。一句骂人的话，往往让敌方听来觉得它的怪异和可笑的程度，甚于它的敌意。

此外，含着优越的微笑单独在一边扎营的，是那些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人。在他们眼中，战争、和平、条约……都是肮脏的政治，最好的办法是避而远之，只顾自己的交往，自己的前程，自己的乐趣，自己的精神作品：艺术、科学，以及自己的本行。这些人是家庭中的主妇，瞧不起懒散和水性杨花的女人。这两方面的人同样地蔑视他们。

最后，在桌子的另一边，正好面对五个人，安静地坐着昂丽埃特·吕须，她长长的睫毛下面有一双灰色的眼睛，纤细的尖鼻子，微笑的嘴。她很乖巧地在面前摊开几本她今天给自己规定要参考的书。尽管这样，周围人们的谈话她一句不漏地全听见了。同时，她瘦长的手指——有一个或两个指甲被她咬短了——在纸上准确地摘录她所阅读的书，而且在她头发掩盖的宽阔的额头里，有条不紊的头脑里，还有余地听别人在她耳边窃窃私语，但只是从一只耳朵进去，从另一只